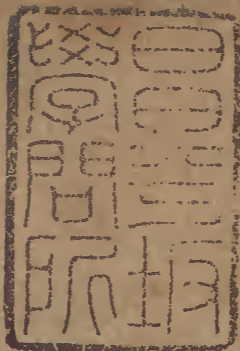


後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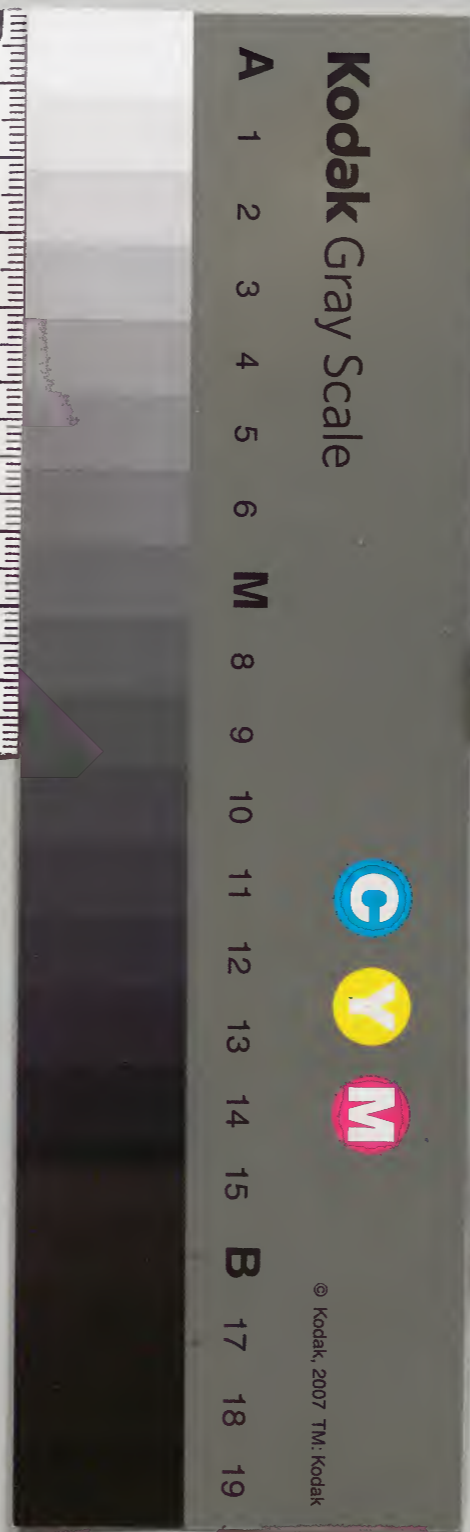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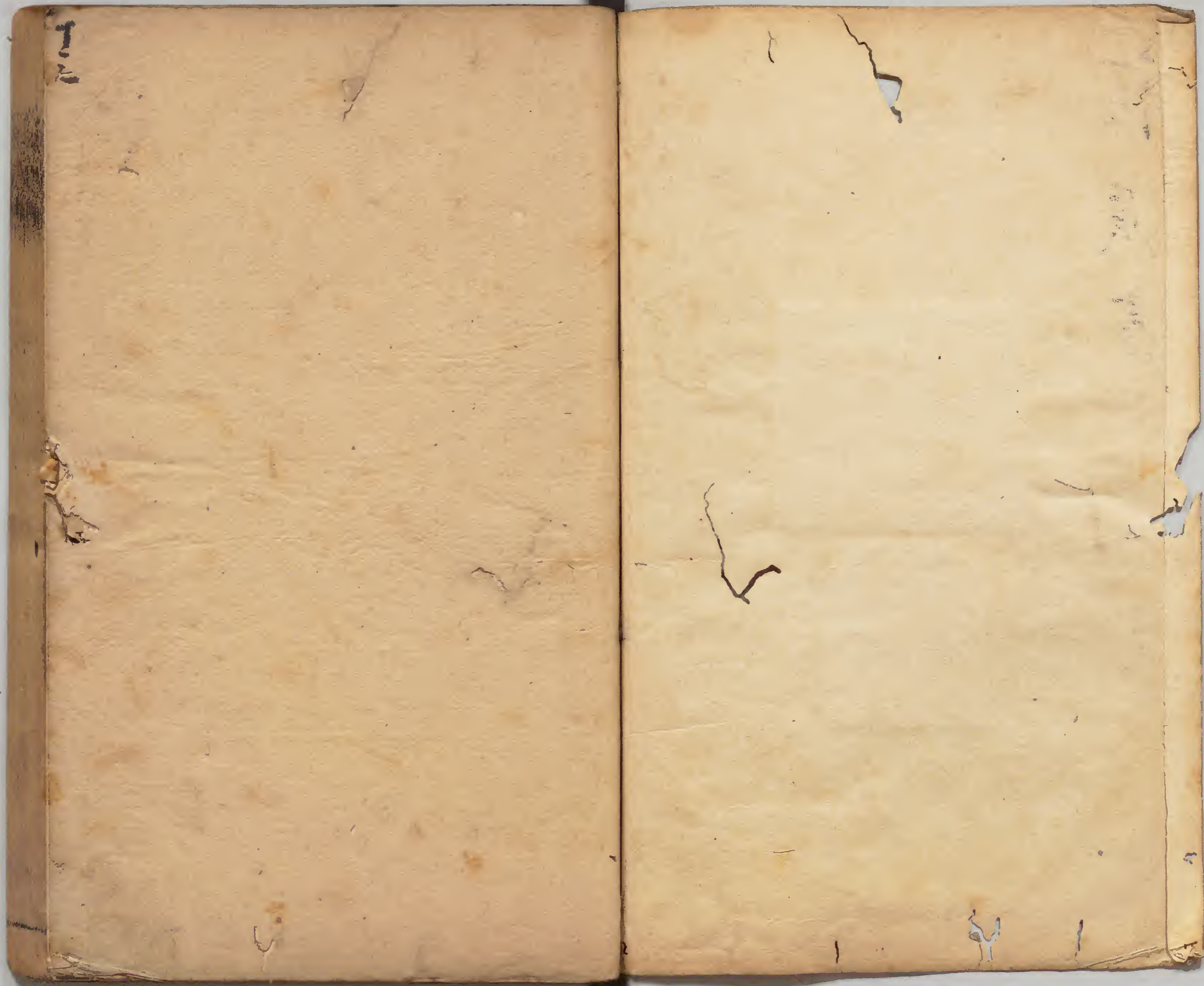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九	四二	一八〇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九	二九	一八〇〇	漢書
冊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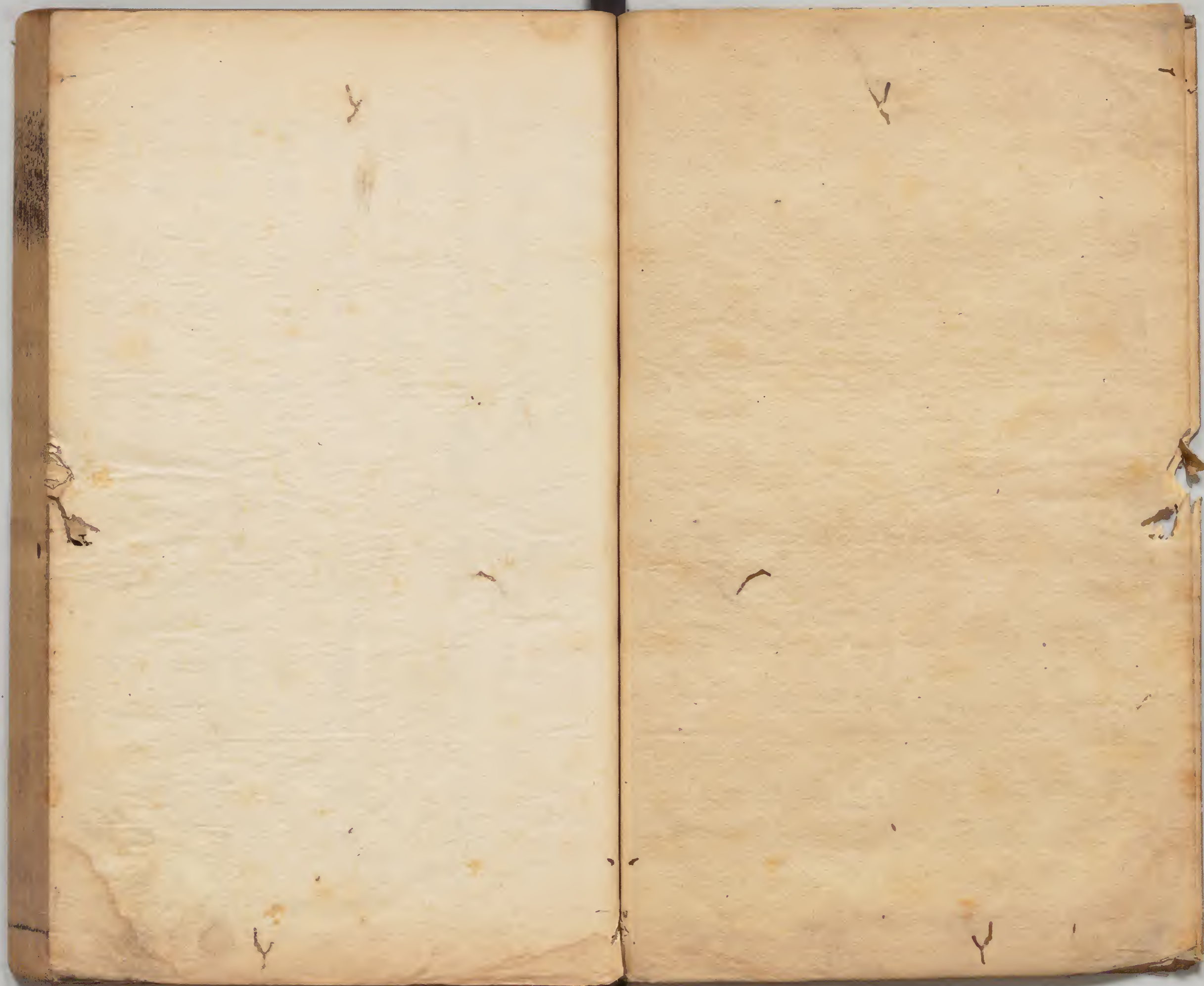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800
冊數	29(13)	
函號	279	77

自五十四至五十七





11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馬援列傳第十四

子廖
兄子嚴

族孫陵

淺草文庫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為氏

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

馬服君

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

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懽里

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

重合縣屬渤海

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馬何羅與江

故援再世

不顯

祖及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

仲生

援三兄況余貞

東觀記曰況字長平余字聖卿貞字季主

並有才能

後漢書

馬援傳

王莽時皆為二千石况河南太守余中壘援年十二

而孤少有大志諸兄竒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

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援以况出

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况欲就邊郡畜牧也况曰汝大才當

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從其所請也會况卒援

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為郡

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土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囚有重罪援

哀而縱之遂亾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

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曰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木客天水父仲又嘗為牧師

今是時實為護苑使考故人賓客皆依援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

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

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

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

皮絝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

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涉字巨先見前書薦之於莽莽以

涉為鎮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為鎮戎改太守為大尹援為新成大尹莽

漢中為及莽敗援兄負時為增山連率莽改上郡為增山連率亦

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稱卒與援俱去郡復

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

濟世之人想頭不凡陶朱公行此於功成之後焉伏波行此於未遇之前可見皆出無聊英豪所貴實不在是也

後漢書 馬援傳 二

避地涼州世祖即位負先詣洛陽帝遣負復郡卒于

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

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

與述同里閭說文曰閭閭也杜預注左傳閭閭門也相善以為既至當

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

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答史記曰答布千匹前書

音義曰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閭謂之裸關之

東西謂之禪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

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禮饗官

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

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吐哺食也史記周

公誠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與圖成敗反修飾邊

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無遷如偶人形禮記曰謂

為備者不仁鄭玄云備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也備音勇此子何足久稽天

下士乎稽留也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褊狹

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

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

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

後漢書 馬援傳 三

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

家語曰君

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

述陞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

簡易若是

東觀記曰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故云簡易也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

盜猶竊也

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

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

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

失

流猶傳也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

東觀記曰凡十四見

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

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

事文辯前世無此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

高帝無可無不可

此論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

今上好吏事動如

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

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

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

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

用王元計意更狐疑

狐性多疑故曰狐疑

援數以書記責譬於

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

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

之薦左右為容之助

鄒陽書曰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為之容

臣不自

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

人軒

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輕音陟利反

與人怨不能為人患

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

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

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

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

左傳

宗妻曰盜憎主人

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

以上聞願聽請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中

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

以將為說

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

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友黨

○二效曰案文一當作支

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

春卿楊廣

前別冀南

天水冀縣也

寂無音驛援聞還長安因留上

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

說客

後漢書

馬援傳

五

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準謂射的也常懼海內切

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

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也自謂函谷

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

存伯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第仲舒

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

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

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聞

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

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口衣楮關三木

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

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

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亾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

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

今更共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

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

相待謂欲封為朔寧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

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

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浮也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

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若計畫不

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

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自有四乎春卿事

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

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

如琢如磨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腠咋舌义手從族

乎萎腠弱也萎音於馮反腠音乃罪反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

少味矣以食為諭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

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必也

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

西征囂至漆漆縣屬右扶風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

險阻計允豫未決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音以林反會召援夜

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廣雅曰質定也援因說隗囂

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

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

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

一囂眾大潰第一解見九年拜援為太中大夫副來

後漢書

馬援傳

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
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
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迺發步騎三
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
餘頭守塞諸羌八十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
寇鈔拒浩亶隘浩亶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亶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曰鳧鷖在亶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耳援與揚武將軍馬成
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鉉牙援
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

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
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
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
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
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
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無塊日壤灌溉流通如
令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人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
樂都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

世祖中興等
於開創當
廓之際以數
十戰始復之
郡議其遠
多寇欲棄之

後漢書

馬援傳

守東觀記曰金城客人在武威者歸者三千

餘口使各反舊邑奏為置長吏繕城郭援起塢候

日塢小障也一曰小城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

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

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

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

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道氏

縣屬隴西郡縣管蠻夷日道劉放日注羌在山上

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

萬戶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

開寬信恩以待下劉攽日案此不成文理任吏以

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

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日郡當遣

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

距此乃太守事耳旅距不從之貌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

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

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

我燒虜即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

後漢書 馬援傳

西羌是以
恐表天下
以弱示四
夷何以規
模於宏遠
漢祚未可
知也援明
此是東漢
中興第一
功臣

凡為將者
當師此

可牀下伏。良甚也。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

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

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

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十

之條奏其狀也。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

數被進見。為人明須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

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

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

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

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春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

州原武縣西北。妖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

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

聚會。徒黨攻沒皖城。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殺

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

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

破廣等。斬之。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徵側

冷縣維將之女也。嫁為朱鷺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蘓定以法繩之。側怨怒故反。攻沒其

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千餘城。

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

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

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承印四下羊射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交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扶樂縣名屬九真郡

督樓船將軍段志等

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

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刊除也

十八年春軍至浪泊

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

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

傳首洛陽

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麓冷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允中二年三月待之

封援

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上

醢

瀘也詩曰醢酒有莢毛萇注云以筐曰醢醢音所宜反

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

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

足乘下澤車

周禮曰車大為卓行澤者欲短轂行御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

款段馬

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

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

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

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

劉攽曰案文重當作熏

仰視飛

鳶跼跼墮水中

鳶鵞也跼跼墮貌也跼音都牒泰牒二反

臥念少游平生

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諾

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

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

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斬獲

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音渠廟反廣州記曰援到

交趾立銅柱焉漢之極界也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西于縣屬

交趾郡故城在今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請分為封

溪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援所過輒為郡縣治

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

餘事駁非外也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

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

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

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阻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狸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初成懸于庭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還上之因表曰夫行

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馬者

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

以濟遠近之難咎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

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于太行之阪見伯樂則噴而長

後漢書 馬援傳 十二

此公壯意征討非懲禁顯皆欲為朝野殖萬世之利故所過事

馬 近世有西河子與亦明相法子與傳西河儀長孺

亦多此一疏

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

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于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

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

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考武皇帝時善相

馬者東門京 東門姓也 京名也 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

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

騎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鬚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

以為法 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 關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

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

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膝欲

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腹也腹下欲平滿

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

三寸堅如石鞞音居奇反○劉放曰注牙欲去齒一

寸案文多欲字又汗溝欲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字

上 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

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

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

言反同眾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

數百戶 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 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

與前書 不同也 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

後漢書

馬援傳

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行兵九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

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

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

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松尚舞陰公主

夫為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

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統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松

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問同志如事父也松

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

夷屬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酉溪瀟

孫也土俗雄作熊楠作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

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

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

是翁也矍鑠勇貌也東觀記作矍哉是翁矍音許縛反遂遣援率中郎將馬

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囚萬餘

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

厚恩年迫餘日索索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

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

得調介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明年春軍

至臨鄉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縣也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

此公慷慨之氣至老不衰從壺頭一段看起數讀堪悲悼

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

故城今辰州沅陵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

嶮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

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郡帝初以為疑及軍

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

其喉咽搃射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

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

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

蛇造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賊每升險鼓譟

山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後漢書 馬援傳 十五

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
舒與兄好時候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
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
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
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
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
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
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以援件受其拜遂因事陷之
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並余之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

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

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

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

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說文曰衿交襦申父母之戒

結其襦毛萇注云襦婦人之禕也女施衿結悅爾雅

曰襦綏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

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之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

後漢書 馬援傳 十六

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

輕重合宜

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

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

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效季良不得陷

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

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

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

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

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實

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

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

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

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非今名固城也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永州也初援

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神農本草

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溼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南方薏苡實大援

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

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

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之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

侯侯昱等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

自古豪傑
難免末後
一段醜景
援有此禍
固可惜亦
可幸惜其
懼子孫有
謗陳之患
而不能自
免於諛陳
幸其朱勃
能攀布而
世祖非高
祖也然豈
不危哉

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橐葬而已。
裁僅也。與纔同。橐，草也。以賓客故人，莫敢吊會。嚴與
不歸舊塋時，權葬於稱藁。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
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
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
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
人之過，宜為君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
衆。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
王禮葬田橫。田橫初自稱齊王，漢高祖徵通至，釋不誅
百人，保于海島。高祖追橫，橫自
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大臣曠然，咸不自疑。

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

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

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

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聊城不敢歸，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豈其甘心未規

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未規猶下計也。詩云：竊見故伏

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

間關猶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

深淵入虎口，豈願計哉？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

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許綰為我呪曰：若入不出，請徇寡人，以鼠首可乎？綰之首猶鼠

謂臣入不測之泉，而徇臣以鼠首，可乎？綰之首猶鼠

首也囚王於不測之秦而徇王以首竊為王不取也
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謂援使隗囂也 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

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援建

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

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

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規

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遂救倒懸之急孟子曰當今

於萬仞之山者執也存幾亾之城幾音祈兵全師進因糧敵

於倒懸也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守音式兵動有功師進輒

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

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吝音遂

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間復南

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

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

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

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

氣僵死軍士僵仆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

過眾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

事

曰龐共與魏大一質于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

之熟察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

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所以鬪楚軍不

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

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讒

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因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詩云取彼讒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非有非不受投畀有吳

詩小雅巷伯篇畀與也吳吳天也投與昊天制其罰也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

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

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曰夏滅項執滅之齊滅

以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

之制祀也法施于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

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

布哭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為梁王樂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

視者捕之布使還秦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

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勃衣

方領能矩步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者回

旋皆中辭言嫺雅嫺音閑嫺雅猶沈靜也援裁知書

規矩司馬相如曰雍容嫺雅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

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受也朱勃未二

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書音義曰試守

者試守一歲乃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為真食其全俸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

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東觀

塵埃中讀
此語不覺
涕羅十倍

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
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
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子石磐字也王莽從兄平阿侯仁

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貨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

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一尉陰興大司空朱

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

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豪用氣

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

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

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

是援行軍之司馬也

建武之

元名為天下重聞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

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

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

若多通賓

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

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

張敖為趙王其相貫高高祖不禮趙王高耻之置人

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壻坐謀反誅宣

帝祠昭帝廟章乃玄服夜入廟待帝怒乃下郡縣收

帝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

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

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

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

雲臺在

南宮也以椒房

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

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脩

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

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歧嶷

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

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

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張儀虞卿並為客卿援故取名焉事見史記

卒後客卿亦天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

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與竇融

書曰千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謂誠實固梁松王瓘

之遇也呂仲等皆如所言也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讒

構易與而能免之者少矣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

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

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

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迥乎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為郎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武谿無功卒

后

于師廖不得嗣爵明德皇德既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

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熹為衛尉肅

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

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

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

國舊有三張之宮春獻冠纁縱為首服純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成帝御浣

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然而侈費

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

後漢書

馬廖傳

二十三

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長

安語曰當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

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

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劉敞曰案文有未幾則不當更有

後字蓋木是復字也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

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

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天之福莫尚於此陛下

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成成

哀之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弋縹成帝下詔務崇儉約禁斷綺縠女樂嫁娶葬埋選

制唯青綠人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縹繒而已成帝以趙飛燕哀帝以董賢

為儉並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封九三爻辭也巽下震上鄭玄注

云巽為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云體兌兌為毀折後或有羞辱也誠令斯事一竟竟猶

終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神明可通

金石可勒而況於人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

以當古人夜誦之音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

詩夜誦夜誦者其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

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執聲名盡心納忠

不屑毀譽王逸注楚辭云屑顧也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

後漢書 馬廖傳 二十四

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
 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為步
 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執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
 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
 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
 事也謂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
 死也之舅厚加賜賻使者弔祭王主會喪謚曰哀侯子遵
 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詔
 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紹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肅宗
 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
 西保塞羌皆反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滇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拜防
 行車騎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
 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
 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
 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
 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
 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日遂鼓譟而前羌虜

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
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

西南望曲谷

酈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

十二月羌又

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
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
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
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
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為所
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故城在

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

布橋迫急

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
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
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
戶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
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
年拜防光祿勳光為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
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解見章帝紀子鉅為
常從小侯以小侯故得常從也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禮記曰二十弱冠儀

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
 卒筮旅占告吉若不吉即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
 賓如筮日之儀陳服于房中西墻下東領北上始加
 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三
 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吉辰加爾
 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劉放曰注士冠筮于廟
 門案文少
 一日字
 特拜為黃門侍郎蕭宗親御章臺下殿陳

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

王田廬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

防也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

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

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

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

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

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勅

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

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

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

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

勿復請留之于京守田廬而思憊過也以慰朕涓陽之情涓陽詩秦風也秦康

公送舅晉文公于涓之陽念母之不也光為人小心周密喪毋過哀東觀

記日光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

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

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太僕康為侍中及竇憲

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

東觀記曰奴名玉當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憲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坐詔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許之

坐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

民防後以江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

年卒子鉅嗣後為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

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

為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

東觀記曰余卒時嚴

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正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而好擊劍習騎射
東觀記曰嚴從其故步護視之也
騎射○劉放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

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傳

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

元受

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

之大人長者任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第敦

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

洪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

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

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

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累之有詔留仁壽闈與校書郎

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

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

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

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勅嚴過武

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見高祖

紀帝親御阿閣阿閣也觀其士眾時人榮之肅宗即位

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鱣為郎鱣音持令勸學省中

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耽殿是也其冬有日食之災嚴

上封事曰臣聞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尚書卷言言王者代天官人

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無功不

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

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

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中音陟仲反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

賂今養先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倪音五兮涼州反說音悅

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按也又選舉不實

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

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前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

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今宜加

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

老優游不案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為丞相掾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按

吏自吉始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

也見前書或末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

依違也罔養猶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

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

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左傳鄭子產誠子太叔為政之詞也如此綏御有體災

眚消矣眚亦災也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初元年

遷五官中郎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

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

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忠言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勲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勲女為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

子

事免後既為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二第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歲謂固仇歆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序第八句股第九順帝時為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稜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猶恩同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毅張掖屬國都尉建初中

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稜行義徵拜謁
 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
 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
 民刻石頌之東觀記曰稜在廣陵蝗蟲入江海化永
 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
 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
 威稜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
 多劇賊以稜為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
 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
 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

非亦在此

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廖乏三趣防遂

驕陵

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滋益恭一命而僂
 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後漢書卷五十四

馬稜傳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

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習為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

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

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為人恬

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初辟丞相府

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

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

後漢書

卓茂傳

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必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

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

令。密，今洛州密縣也。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誨爾諄諄。

之順。反。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家語

曰：宓子賤為單父，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謂部

也。所部。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

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

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

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

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

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

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

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

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

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

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

者可殺也。且歸念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

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

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守令

吏人不歸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

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

之。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

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

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一部一遷茂為京

州勸課農桑。人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

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

祭酒。續漢志曰侍中無負掌侍左右。顧問從至長安

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

求茂。茂詣河陽。謁見。東觀記曰茂時乃下詔曰。前密

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

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間。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

殷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之間。表旌顯也。間

里門也。事見史記。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

千戶。東觀記續漢書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後漢書

卓茂傳

單復具復以茂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

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

送葬子崇嗣徙封沅鄉侯官至大司農沅鄉在琅邪郡不其縣

崇卒子琴嗣琴音丑金反又所金反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

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

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

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新都

縣也屬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

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

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眾侯

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

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眾侯擢龔勝子賜為

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

虓虎怒也詩曰闕如虓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字書

虎嬰城言以城自嬰繞日倥偬窮困也給足也日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斷斷

促事多不暇給足也也書曰斷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

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史記燕昭王即位

欲雪齊耻以招賢

吾生此改革之際縱覽斯世何無此數公遺風即有一二欲勉而為者刻薄小人反作誣笑柄有志之士能無嘆哉

真

後漢書

卷五十五

考得郭隗為築宮而師事之

於是蘊憤歸道之賓

蘊積也

越關阻捐

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

校鄰於恕

校報也鄰近也曾子曰犯而不校

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

乎

怨謂為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于魯傾公為楚

所滅遷于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

徙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匡設六筦之法

以窮工商故曰權數

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

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

公羊

今有君子其責人甚周毋卒始

明與從遊

華歌声滿

堂視彼七

歲所能宜

稍知愧

傳曰貨財日賻

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

丕俱居太學習魯詩

高祖時魯申公詩也

閉戶講誦絕人間事

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

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

問遺也

恭憐丕小欲

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

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

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

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

與音豫

熹復舉恭直

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

後漢書

魯恭傳

五

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

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

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續漢

志曰縣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貫寬

貸也音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

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恭隨行阡陌俱

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

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瞿音久與恭訣曰所以

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

鳥獸此二異也監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

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便

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

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居中牟物

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

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請

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

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

親亦當
循吏顯

後漢書

魯恭傳

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
 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
 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
 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
 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
 遭大憂人懷恐懼章帝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
 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
 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章帝諒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警蹕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顛

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乃以盛春之月興
 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
 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斧太王重人命而
 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
 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父子予不忍為乃與
 私屬盡去邠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
 于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
 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太王
 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



也肆放也言平坐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

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

也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

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

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

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孚天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

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比卦坤下坎上坤為

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其雨

來有我而吉已案文此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

者亾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

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

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

年竇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

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丞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

為庶擊匈奴固至天山也言彤固俱白山之難不絕如縆

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縆公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

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縆也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攻沒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

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

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音大各反

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上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

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

天心之効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

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

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

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

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

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

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也

帝改千乘國為樂安國故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

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購曰購其渠

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博昌尉屬

青州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

年徵拜議郎八月飲耐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

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

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為

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范陵人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

郎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為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時第不亦

後漢書 魯恭傳 九

此法宜
善用之

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

續漢書曰坐族弟弘

農都尉炳事免官也

殤帝即位以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

代梁鮪為司徒

漢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

初和帝未下令麥

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

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

若順也尚書堯典曰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

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

言順月令以行事也

所以助仁德

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

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原惟

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

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

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囚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

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

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

農

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

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速捕一人罪延十數

逮及也辭

所連及即追捕

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

東觀記曰

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本名音后古字通

經曰后以施

令誥四方

誥理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令誥四方乾為天君之象也后君也故以

喻人君施令也

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

後漢書

魯恭傳

助微陰也

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

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

稼人飢流冗

冗散也

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

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

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

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

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若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

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

挺猶寬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

落

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為獄主殺

人傷於疫

大陵之氣為害也大陵星名春秋合

誠圖曰大陵主死喪也

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

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

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

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

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

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

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

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

之時也

謂氣候及星辰昏旦皆夏時也

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

號器械而已

夏以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為正尚白周以建子為

後漢書

魯恭傳

正尚赤周以夜半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日牲微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

龍以喻陽氣易乾卦初九爻辭

言十一月十

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虛萬物養其根

草

根也亥音該又音皆

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

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為道漸至顯著猶自履霜而至堅冰

言五月微陰始

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

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地正之微定律著令

也前書音

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人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冀承

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

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

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

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眾乎易十二月君子以

議獄緩死

易中孚象辭也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

可令疑罪使詳其法

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

報囚如故事

報囚謂奏請報決也

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

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

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

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

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

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三年以老病策罷

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以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

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

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

害

不字叔陵性沉深好學孳孳不倦孳孳不怠之意遂杜絕交

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

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

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

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

餘人唯丕不在高第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

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

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元和

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

如此行徑與同
余但看此為
人短少段自
得耳

之日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便良之孫

時移住學宮不止不聽學宮謂學舍也王乃上疏自言詔書

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

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宮

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

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不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

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

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不在二郡為

人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薦王龔等

皆備帷幄近臣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後坐稟貧人不

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扶六百石

無負時侍中賈逵薦不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

會召見諸儒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

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鞮衣一襲丕因上疏

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

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

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

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圓也矩方也難者必明其

後漢書

魯丕傳

十四

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

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威若時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

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為武王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書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文則化成可為

也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

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叔詩曰詢于芻蕘也

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為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察

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不再遷復為侍中左中

郎將再為三老三老解見五年年七十五卒于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句音世有禮義霸少喪

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入遷和

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

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

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

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

四字是東漢史記

今一化令

後漢書

卷五十五

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
皮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太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
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為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為光祿大
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為光祿大
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

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

外傳星官風陽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

崎順帝時為司徒

崎音丘宜反

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

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

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

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校報也論

語曰曾子曰

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

大將軍梁

京師之重冀

如此也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

東海王疆曾孫

臻之相也

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

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

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

後漢書

劉寬傳

十六

吾叔漢將似之

人益一脈

對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見也中興改為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

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

行自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洛陽

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

正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

輿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

酒睡伏被加也為酒所加也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

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

嗜酒不好盥浴說文曰澡手曰盥音管京師以為諺嘗坐客遣

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良久也客不堪之罵曰畜

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

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

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

取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

河內稱為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

代段熲為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

遷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先策謂預知也以事上聞封遂

鄉侯六百戶途音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

後漢書 劉寬傳 十七

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款款忠誠也仁感比蟲愛及胎

卵童兒不捕雉也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後漢書卷第五十五

後漢書卷之五十六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伏湛字惠公瑯琊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

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

焉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

名學為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

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

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

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姦遷後隊

後漢書

伏湛傳

屬正王莽改河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

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

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飢奈何獨飽

乃共食麤糲糲糲米也九章筭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也悉分

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

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

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沮所全

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幹主徵

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

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

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

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時彭寵反於漁陽

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

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大夷伐必先詢之同姓然後

謀之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卜

用克綏受茲命詩大雅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

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鈎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詩大雅也仇匹也鈎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崇侯

受美書 伏湛傳 二

之二心於

倡紂為無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

道故伐焉而不降退修政而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

復伐之因壘而降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

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

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費用不足未能服近而

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非狄黠虜困迫必求其

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

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

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

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

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

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

伏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

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士為憂念

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即獲索萬

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棗州厭次縣也唯

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

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

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顛沛猶是僵仆也

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往張步留湛

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

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

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瑯邪郡其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

疏薦湛曰臣聞庶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

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

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訖竟也玷缺也

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

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

改河內為後隊謂湛為隊勳正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

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

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

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

光輝堂堂盛威儀也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髻髮厲志白首不

衰髮謂童子垂髮也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

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先後先音胡口反古者選擢諸侯

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

後漢書 伏湛傳 四

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
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
柱石

之臣宜居輔弼
柱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

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
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

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慙不足以

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

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

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

五尚書令一郡二人
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今則一郡乃有二人故欲以

湛代一人之處○劉攽曰案正文令合作今尚書令不可有五人若言令一郡二人又無義改作今乃與

注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涖渥所言

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

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

賜秘器帝親吊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翁翁嗣

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
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

好學尤篤以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

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

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

子百家藝術
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

書數射御術
謂醫方卜筮

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

共撰漢紀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

其書

上自黃帝下盡漢質
帝為八卷見行于今

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

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

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

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闢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

東觀記隆作
盛字伯明

仕郡督郵建

武一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疆

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

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土莽殺帝盜位宗室

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

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

三王
見聖

公傳卒為赤眉所害皇天佑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

發以少制眾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

以全趙之師土崩于邯鄲

全趙謂舉
趙之地

大彤高胡望旗

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

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

逆今虎牙大將君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

已族矣。此諸軍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羣

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為古

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詣闕上書獻鰻魚。郭璞

注王蒼云：鰻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鰻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鰻魚。

音步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

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

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

食其音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

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允豫未決。允音以隆曉譬曰：高

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主。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

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

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

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

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

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

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

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

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事。

後漢書 伏隆傳 七

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臥起操持節節髦盡落在匈奴中十

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

北海詔隆中第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

喪事詔告瑯邪作冢以子瑗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

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

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石霸矜嚴有威

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

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鐘寧君受律也王莽初五

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土莽置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張曰宰

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

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

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糾案

勢位者無所疑憚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臨

淮郡為淮平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

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荆州刺史費遂齋璽書徵霸百姓老弱相

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



奇

使者更前

昔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
 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
 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
 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
 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
 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月令春布
 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封
 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
 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

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

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以元勳佐

命皆盡拜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為故事

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

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

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

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

代霸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

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

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

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

世祖中興之君不能容一

直臣致歆

侯霸傳

子自後與
禁紆何異
此一事不
若武帝多
矣

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

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

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厭音一葉反帝乃追賜錢

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後于乘歐陽歆

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

居相任其後河南蔡茂京兆王况玉音魏郡馮勤皆

得薨位况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以德化人

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

長山縣南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

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

侍中王莽時為共工王莽改少府曰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

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

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

梁為大司空封栒邑侯栒音洵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

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

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

子幾音祈洽浹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汎為疏達不能浹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

後漢書 宋弘傳 十

愛人不以姑恩

引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
 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
 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
 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
 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濫淫志也能自改邪
 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
 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
 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
 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

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

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及猶繼也弘當譙見○劉敞曰案文當合

嘗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

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

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

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

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

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

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

弘

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

歸第

言無罪狀可據

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

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為太尉坐阿黨竇

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

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河南太守永建元年

為東平相度遼將軍

為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

立名節以威恩著

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

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

仍頻也統

領也軍實謂軍之所也左傳曰隳軍實

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賤

邊人用寧予錄乃勲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

將授三事未尅而終朝廷愍悼但其愴然詩不云乎

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毛

萇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

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

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潔焉

詩國風曰羔羊之皮

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

蛇自得子則字元矩為鄆陵令亦有名迹授同郡韋著

扶風法真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

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

潁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

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故惠公

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

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

者也根猶本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以之得謂

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

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

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

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

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

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

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

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

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

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

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

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
 因恩執于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
 而不用繩墨論章程也斧斤廢而不舉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
 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
 罪積日冤冤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姦
 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筆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
 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勅
 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馱遠近不
 緝之情光武納之緝叶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

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特年七十二賜東

園梓棺賻贈甚厚東園署名主作棺也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

極上有一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居之大者

古通呼為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為極以問主簿郭賀賀離

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

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

之乃所以得祿秩也三公服袞畫為龍龍

首袞袞然故言龍袞詩曰袞職有關仲山甫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

掾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

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三公服袞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已相背，冕以木為之，衣以帛，玄上纁，下廣八寸，長尺六寸，旒謂冕前後所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為黎陽令。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術也。初為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反音幡。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事尚

書

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然始除之

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

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

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

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

益以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

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嘗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

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

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

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黃鉞一下無處所

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

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

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

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

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

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

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

朱浮為大司空

坐賣弄國恩免又為陵轢同列帝銜之惜其功不忍加罪

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

惜哉入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

不貴之身

訾量也言無訾量也此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資同

忠臣孝子覽照

前世以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

帝心事如此未嘗厭防八臣也

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

任職勤毋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

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

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勤讌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

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帝悼惜之使者吊祠賜東園祕器賜贈

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

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明帝女建初八年以順中

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

奮兄羽林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視奮弟由黃

門侍郎尚平安公主

章帝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主

紀傳不同未知孰是○劉牧曰家傳作平安注云安平必有一誤然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矣勁薨

子卯嗣卯延光中為侍中薨子留嗣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

無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

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

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

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請熹熹不與相見後竟

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

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
義者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

更始笑曰爾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爾栗言小也禮記曰天

地之牲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

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

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之駒故以

熹比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熹為

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

悉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

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亾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

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

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

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

裁容每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

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遇更始親屬

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熹見之

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

反於南陽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

熹與奉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

未賓道路不通以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

東觀記曰

勅熹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熹單車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况上許之

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熹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

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

降荆州牧奏熹才任理劇詔以為平林侯相攻擊羣

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

為邳邪相豪猾并兼為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

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

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

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

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在也更道它

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贖出子春其年

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

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曰

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

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使

在帝則可

但

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
 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
 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
 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保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
 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
 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熹典邊事
 思為久長規規謀也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
 而定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
 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
 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
 熹至此請徙之令盡也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

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
 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上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
 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
 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
 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宅縣請王並令
 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
 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免脩
 光
武子中山
 王焉相也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
 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

年

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
 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
 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
 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熹疾病帝
 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
 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
 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秘器錢布贈越
 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
 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

教授大夏侯名勝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

才為豐令司徒舉為茂才也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

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

朝并上其理狀漢官儀曰范遷永平五年入代鮑昱

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為

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為大司農鮭陽姓也是時

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

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

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

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子也。見東觀

記。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

代趙熹為太尉，與熹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

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

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賻，恩寵篤密焉。又賜豕

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為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為丞相

祖賞，哀帝時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

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

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

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

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

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

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

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

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

臣。中宗宣帝褒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

詔京兆尹右扶風來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
 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
 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
 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
 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答在州郡有詔下公
 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
 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孝經緯 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
 之文也

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吾卿之邑也家臣

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閒無事

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蒼頡篇曰鍛推也鍛鍊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

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

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

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虛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

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閎闊

史記曰明其等然其要

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

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

明帝也。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

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

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

於尚書。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尚書之選，

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起，升此位，雖曉習文法，

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

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

密，宜鑿嗇夫捷急之對。嗇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

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響應無窮。文帝拜嗇夫為

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

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文

帝曰：善。遂不拜嗇夫為上林令。深思絳侯木訥之

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周勃往時楚獄大起，

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少人，好為姦利。今者務

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譽正

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輩類也。又御史

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

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

徙維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
 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
 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
 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
 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十曰艾不可復
 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
 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
 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
 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

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

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

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

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與今有高名平與縣名屬汝南郡故城

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

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

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

秀留音豹曰大馬齒衰旅力已劣旅眾也尚書曰番

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瞶滯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

起愷追之徑去不傾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

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

縣名屬蜀郡故城在其陵陳二縣令其陵故城在今

今益州成都縣東南貝州清河縣西

非陳屬梁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

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議

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

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

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

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

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

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

著遂不就徵敦猶通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

武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為名假借特賢寵

用解怨謗白帝絕家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詔書

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中也既服政任威刑為

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又後妻驕恣亂

政以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者耻之

後漢書 韋義傳 二十六

有奇想必

有奇過麗

公登鹿門

平仲入青

山與休明

入雲陽始

似一流何休

明不善終

半惜我

既以采藥

不反緣何

解巾之郡

發取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

功也。兩邦，謂湛為平原太守，霸為淮平大尹。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徐寇，謂

也。願要降，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糟糠妻也。意政多迹。

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衮

後漢書卷之五十六

後漢書卷之五十七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

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

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

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為號。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

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

丞。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光

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

後漢書 宣秉傳

石秦官武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也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

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寮敬

之說文曰苛細草也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乘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

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即賜布帛帳帷

什物周禮幕人掌帷帟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

器物故通謂生之具為什物○劉放曰案四拜

帳帷當作帷帳注文先解惟後帳是其次矣

大司徒司直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

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

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

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嬰為

擔音丁濫反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劉放曰案除子彪

為郎東觀記曰彪官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

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

焉父母之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三輔以為儀表儀

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

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問為二千石王

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籍設
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

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主簿進曰明府

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

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輅寢車曰輅車馬

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僂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

以廣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父母

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

曰惟桑與梓前書光祿勳本名郎中必恭敬五年拜光祿勳武常改焉秩中

二千石掌大夫夫郎中從官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譏陳諫其失常

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

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

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

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

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故時人號曰中東門若帝數存問

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

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因

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

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齊困急也

孔子曰君子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

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其墮孀者

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音力直反邑聚相率以致殿

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黠責之

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

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

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

俠也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

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

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

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

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會前將軍鄧禹西征

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

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

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

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若

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

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

五令寄縑以祠焉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

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頓上人嘗

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

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

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琊人也二人相善

時人為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

餘于泯木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傳字子元二人為友

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並見前書

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

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

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

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

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

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寢病不仕

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

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

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

客之陷罪必非其罪毋坐免終無所言相待如舊誠精於交道非不得已而然也學者現其容之默慎自絕便知

如此念頭使
是以朝廷官
爵高重與今
世之貪
不同

現其語氣
似道家
一慙超出
已

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

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

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

田中歸東觀記曰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司徒之

更無掾史也言勞苦相遇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

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

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

不憚煩也楊維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遂拒之良慙

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

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

中徭役卒于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

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

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

不期于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季文子妾不衣帛魯

人以為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謚也無衣帛之

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

後漢書

王良傳

其多詐公孫弘淄川人也武帝時為丞相汲黯曰事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衣詐也事見前書

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

王良處位優重而秉其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

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

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

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

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

張湛不屑矜偽之誚斯不偽矣介也王丹難於交執

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

父鄴成哀間為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

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

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敞見前書林從竦受學博洽

多聞時稱通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既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

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初為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滂孟

冀等透音七倫反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

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音直然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

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眉

兵眾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

以數千之眾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

不畏天平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誠詩曰不畏于天不媿于人賊遂釋之俱免

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持書平○劉攽曰

秦文多一平字蓋借作治書讀者以平音後因疾告治字章懷已改作持後人又妄留平字也

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

欲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乃出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

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

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剛其規為有如此者蓋伯夷叔齊耻食周

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耻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今

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

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

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

推鹿車載致第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

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亾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

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

御覽
遺風

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

夫咸推其博洽

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

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之林

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

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

五萬接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

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

言其所聞見廣大也

於古學宏字敬仲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

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

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

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

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

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

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

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

亦然之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

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吾坐此病
東海好古
大都肯做
為世定議
讀之豁然
覺古人不
以此為病也

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甲

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
緣堯堯遠于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諭后稷
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

後漢書

杜林傳

九

良為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隴
 西牛郎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
 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三署左右
 中郎將及
 五官中郎將皆管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
 郎官也見續漢書
 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
 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
 姦在內
 為軌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
 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
 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

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之

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耻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耻慙之心且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

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

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五刑篇曰五刑之屬

三 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雕為樸蠲除

苛政更立疏網

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

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

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

也詆欺謂飾非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

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
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遁猶迴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

避法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

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

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

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

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

上稟假有餘若以明年代丁恭為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

車重無所置之傳二十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傳

雅多通稱為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

喬為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晉大夫辛膠之言賢者

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為丹水長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

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

矣論語日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

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

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

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杜林行義烈士

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辭曰：天

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

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

裝買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山谷關。符，即繡也。前書

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繡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

人陳洸買入關符，既以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

不入關，封符乞人也。既至京師，常為都講。

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

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

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

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

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哀

經盡哀。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

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閒

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

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

曰：谷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

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盡

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君乃慙而退

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黃堂太守十人廳事

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

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

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于

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滂有清行代為司徒遷

守了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

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

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

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

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

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

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

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

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

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

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

後漢書

郭丹傳

十三

此語不獨不負朝廷尤見盡以田宅推與兄子是人情所難

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

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為郡議曹掾

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太稱守

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

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良於下坐勃然進曰

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

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之今良曹掾尚

無綉望曰議曹情緣自無綉寧足為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鰓魚百枚也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

高一著

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

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為國

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

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

節言雖耆耄志節不衰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

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轉聖政臣蒼榮寵絕

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

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

之同為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

輔

後漢書

吳良傳

十四

其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

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

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

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見前書

今以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

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留詔書也

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

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於理臣

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為即丘

長即丘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後遷司徒長

史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司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每處大議

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希猶瞻望也後坐事免

復拜議郎卒于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瑯邪姑幕人也少孤

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

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

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豕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答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

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官嘗出行得虎所殺

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官因棄經典既

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

與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肆加耕

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

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永平中徵詣公

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

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

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

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

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帝乃以大鴻臚魏應

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喪歎賜

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子

疊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

東觀記曰兄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

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滅終

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

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

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

鄭均傳

善學
黃老
若

教授生徒
不遊世
去故舊遠

車

一尊其母然後常稱疾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

必致之使縣令請將請門謫詐也既至卒不能屈均於

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奉

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

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

賜以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

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

議郎鄭均東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

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

厚

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德

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也尚書咎繇謨之言其賜

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

行東觀記曰賜羊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

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

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

石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于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大尉戒

之叔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

後漢書 趙典傳 十七

約儉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

也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太將軍府

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

對策為諸儒之表徵拜議郎待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欲

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

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

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獸土糲梁之飯藜藿之

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血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

臺為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

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

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

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

忝下辱亂象于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

而已一日擇人二日因人三日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

傳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于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

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宜一切削免爵土

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

異疑議輒諮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為國師位特進士為列卿寢布被食用

也瓦器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

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

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

褐織毛布之且烏鳥反哺報德况於士邪小爾雅曰

衣貧者所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

命苞曰烏孝鳥也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

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

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

竇武王楊陳蕃等謀其誅中常侍曹節使者弔洞竇

大夫當如是

之少

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温

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尉獻

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劉劭放曰安為前置

明年病罷復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

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

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鄂侯音鄂

反盤眉李傕殺司徒王允後代允為司徒數月病免拜

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温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

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趙温傳 十九

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為司空，免項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睚眦解見竇融傳三人在十斤為鈞言其重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

此賊肆暴
公能以大
義相責者
安社稷之
氣

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口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

變、故、人、自、是、
侯、烈、之、流、男、
兒、不、可、少、此、
一、段、應、能、是、
誣、亦、俗、所、稀、

義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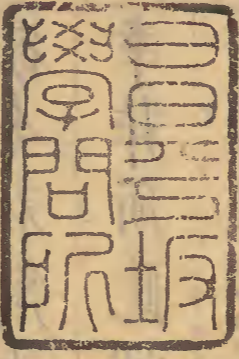
謂棄郡奔喪以租贖罪也

官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

鵠髮

也白髮

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少卿志仕

